

## 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诗标准及评点方法

任 慧

《唐诗评选》作为王夫之诗体选评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明清两代凸显卓尔不群之势。其选诗标准包括重情和贵平两个主要方面,其中,情主诗歌之本质特征,平主诗歌之表现方式,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唐诗评选》的主要诗学思想。其评点技巧则主要体现在善用活用“比”的方法和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为严谨的诗学观念增添了灵动的生机。

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sup>①</sup>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sup>②</sup>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入诗。船山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

船山特别之处并不在于重视兴观群怨的作用,而是将四者视为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提出了“摄兴观群怨于一炉”(评杜甫《野望》)的思想。在《诗译》中,船山进一步说道:“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sup>③</sup>虽“摄兴观群怨于一炉”,然“兴”在船山心目中更为重要:“诗言志,歌永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评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

为了保证诗歌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船山在《唐诗评选》中对此多有论及。

对于诗歌情景关系,船山在《唐诗评选》中多次举证表明态度,认为“莫非

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第817页。

②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654页。

③王夫之:《诗译》,《船山全书》,第808页。

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如山家村筵席,一荤一素”未为可取,“为格法所束,安排无生趣”(评孟浩然《王洞庭湖赠张丞相》)也应避免,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上上之境。

对于情与声,船山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即便如杜甫《石壕吏》这样情感风格不为船山所推崇的作品,也因为“韵脚中化工”,而平添了几分令人心醉之处。而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sup>①</sup>。

## 二

船山在评点赵嘏《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龟山寺》诗时曾言:“钟嵘言诗以平为贵,如此亦无崎岖峭确之态”,在评点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时也言:“钟嵘论诗,宝一‘平’字”,如此推崇钟氏“以平为贵”,实则体现了船山“贵平”的选录思想。“贵平”作为船山评点的重要特征,在《唐诗评选》中具有三重意味。

首先,选择诗歌风格平正典丽的诗人,如初唐台阁体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即使是诗歌创作风格复杂多样的诗人来说,船山也仅着眼于其具有“平”之特征的作品,忽略或贬斥非“平”之作,如评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所言“自然清韵,较襄阳褊佻之音固别”,又如评论陈子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朋》为“自有蕴藉,有风韵,与王昌龄、刘昫虚一派诡放峻峭语舛异”,再如评杜甫《无家别》为“《三别》皆一直下,唯此尤为平静”。而对于那些追求“崎岖峭确”、“不平则鸣”的诗人,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退之、东野以迫露苍巉,剥削诗理”(评张籍《泗水行》);“郊寒岛瘦,其寒瘦者皆粪土也。”(评韦应物《酬庐嵩秋夜见寄》)

其次,情感平和含蓄,雅致温润,“遵路委蛇”<sup>②</sup>。《唐诗评选》中选入沈佺期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和陈子昂之《感遇》,同为表现诗人流放经历的诗作,而船山评价却迥然不同。沈诗期待能够蒙主圣恩早日回朝,将流放之悲戚愁困缓缓道来,“如海平波,定无毂纆”,平和委婉、细致浑融,得到船山的称赞。而陈诗则因倾注了诗人如瀑布自三千尺飞流而下的湍急锋芒气势和情感,遭到船山之摒弃,并难离强烈之批判:“历下谓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非古也,

<sup>①</sup>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535页。

<sup>②</sup>《古诗评选》卷四,评李陵《与苏武诗》。

若非古而犹然为诗，亦何妨风以世移。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忘”（评陈子昂《送客》）。船山对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着意怨愤讽刺、慷慨淋漓的作品评价甚低，如评宋之问《发端州初入西江》为“密润纯净，犹有典型，贤于陈子昂敖辟远矣”，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被评为“定是风雅一厄”的“败笔”（评杜甫《后出塞二首》），即有尚求平雅的因素在内。

第三，崇尚诗歌谋篇布局顺势而然，纾徐舒缓，平和中流露真情实感。如评张九龄《奉和》篇：“从始至末只是一致，就中从容开合，全不见笔墨痕迹。”评张若虚名篇《春江花月夜》时亦有言：“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尔成章，令浅人言格局、言提唱、言关锁者，总无下口分在。”评王勃《春日还郊》：“全无扭捏，顺手逼出，无不平善精绝。”评李白《乌夜啼》：“直叙中自声色有馀。”评杜甫《野老》：“境语蕴藉，波势平远。”对于那些一味讲究谋篇布局、重视起承转合、工于字句、忽视诗歌真性情之作，尤其是近体诗，则颇有微词。

### 三

《唐诗评选》不仅在选诗方面，因船山的诗学观点和批判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和个人特色，品评亦然。船山的评点技巧，首先表现在善于用“比”。比喻和对比两种手法，在船山笔下，有如神助，既娴熟自然，又灵动传神，实具力半功倍之效，为《唐诗评选》增色不少。

综览《唐诗评选》，船山于比喻之表现手法，运用达三十馀处。其间广征博引，独出心意，生动幽默，形象妥帖，可谓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或引风云雨月：

平平起四语，怨送佳句，如白云乍开，碧峰在目。（评李益《野田行》）

束联单顶第六句，如春雨催绿芽。（评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

或借鸟兽草木：

结语如乳燕翔于珠箔，风华自赏，即此可想曲江风度。（评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

乃颀诗如虎之威，此如凤之威，其德自别。（评李白《鸚鵡洲》）

如蚓自断而粘以胶，两头自活，着力处即死。（评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

大历之诗变为长庆，自如出黔中溪箐入滇南佳地。（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或摹人神貌态：

开、天以降，作排律者每中松一步作郎当语，如病腰人首足弥见其重。（评岑参《送郭仆射节制剑南》）

劣者置彼不用，则更无下笔处，如优人作老态，但赖白髯。（评杜牧

《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

或用什物常事:

结句亦苦平淡,然如一匹衣著,宁令稍薄,不容有纛。(评高适《燕歌行》二首)

通篇乐府,一字不入古诗。如一匹蜀锦,中间固不容一尺吴练。(评李白《远别离》)

二诗如披沙见金,往往得宝。(评薛能《春日书怀》)

或比之艺术体类:

“子房未虎啸”一篇如弋阳杂剧,人妆大净,偏入俗眼,而此诗不显。(评李白《苏武》)

譬如画者固以笔锋墨气,乃有笔墨而无物体,则更无生物矣。宝大痴、云林而贱右丞,亦少见多怪之通病也。(评杜甫《废畦》)

相对于比喻,对比手法的运用在《唐诗评选》中更是高达五十余次,涉及诗人、诗风、诗体等多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唐诗评选》的思想内蕴和历史价值。

诗人方面,船山在对王维《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一诗中点评到:

右丞于五言自其胜场,乃律已臻化而古体轻忽,迨将与孟为俦。佳处迎目,亦令人欲罢不得,乃所以可爱存者,亦止此而已。其他褊促浮露于孟同调者,虽小藻足娱人,要为吟坛之衡官,不足采也。右丞与储唱和,而于古体声价顿绝,趋时喜新,其敝遂至于此。若王昌龄、常建、刘昫虚一流人,既笔墨浓败,一转一合,如蹇驴之曳柴车,行数步即蹶;不得已,而以溪刻危苦之语文其拙顿,则其杂冗尤令人闷烦不堪。龙标超忽之材,自七言绝句能手。常、刘则于诸体率以涩窒行之,又无足论矣。历下开口一喝,说‘唐无五言古诗’,自当为此诸公而设。若李、杜、储、韦则夜床袜线,故非历下所知。

三百余字的评语中,共提及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常建、刘昫虚、李白、杜甫、储光羲、韦应物等多位有唐一代著名诗人。船山评韦应物《幽居》诗亦如此:“苏州诗独立率乱之中,所短者时伤刻促。此作清不刻,直不促,必不与韩、柳、元、白、孟、贾诸家共川而浴。中唐以降,作五言者,唯此公知耻。”一口气举出六位有唐一代著名诗人。

除去众人同比,船山更常择取三两诗人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如李白就曾与高适、岑参、贾岛、崔颢、孟浩然、陈子昂、李贺等人作比;杜甫先后与王昌龄、李颀、元稹、白居易、李贺、王维、王湾等人作比;岑参则与杜审言、张谓、元稹、白居易、李白等人作比。在所有诗人之间的对比中,李、杜间之互举极为常见:

杜得古韵,李得古神,神韵之分,亦李杜之品次也。(评李白《拟西北有高楼》)

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供奉不然，习其槩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评李白《远别离》）

若此种诗，于己无病，要不能为人做药，取材李、杜者，终以李为三年之艾。（评杜甫《新婚别》）

诗歌的表现手法方面亦然。如船山评王昌龄《乌栖曲》曰：“与沈佺期‘卢家少妇’同意。一直顺转，便自然为乐府矣。沈以回合顿置见工，此以旋折不形入妙。”评岑参《喜韩樽相遇》：“浅而不短，较张谓《潮上对酒作》岂不有都野之别？”评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自然清韵，较襄阳褊佻之音固别。”评丁仙芝《京中守岁》：“事止词尽，点染处只从带出，随风力稍弱，尤贤于孟浩然十辈以上。”

对比手法之运用，还表现在船山善于将诗人诗作置于唐代数百年历史时空中判定席位座次。如对崔液《踏歌词》的评点中，船山言到：“在唐人艳诗中已极深厚”。对李华《云母泉诗》，则是“长篇如此貌美者，自唐人至处”。对陈子昂《送客》一首，赞曰：“大概与吴均、柳恽相为出入，唐五言佳境，力尽此也。”于岑参《暮秋山行》，则言：“静光灵警，一结尤乐府佳句。此等诗自非高所得匹，即以冠开、天可矣。”于韦应物《兰岭精舍》，论曰：“唐三百年，五言古体不下万首，即以此压卷，亦何让焉！”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客观评为“于盛唐诸子，品居中下，尤齐梁之有沈约，取合于浅人，非风雅之遗意也”，此等事例亦不胜枚举。

#### 四

船山评点时往往并不拘囿于单点，而是涵盖诗歌的主旨体裁、谋篇用字、情韵音律、艺术特色以及诗人的气质等多个方面。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船山的评点并不单调枯燥，时而洋洋洒洒多达百字，颇具一气呵成之快感和混融圆通之气势；时而又惜字如金，虽仅寥寥数言，但精准命中靶心，颇为精警，突显了船山对所选诗作特色的把握能力和对语言文字的控制技巧。

船山善于撷取某一小点，层层推进，由点及面，以小见大，终以高屋建瓴之势进行综合评述。如唐太宗李世民《赋得浮桥》五言律一首，王夫之评曰：

自梁以将，五言近体往往有全首合作者，于古诗为末流，于近体实为元声。以唐人合读之，朴处留雅，蕴藉处留风，郑重处留颂，不谓之元声不得矣！学近体者舍此则谓之轻狷卞迫、淫泛委沓之气入其心脾，不可瘳矣。诗自有雅郑之别，质不必雅，文不必郑；理亦为郑，情亦为雅。此道为千古皮相人朦胧掩尽，如《标梅》、《死麕》，宛折留连，乃为二南正始之音；《相鼠》、《鸡鸣》，要归郑卫，亦视其留止静躁之节耳。故《缁衣》非不好贤，而终与好色不淫者殊科。志言声永，相须而成，强词褊志，荡声浮水，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者，此物也。五言近体既不得不以唐为鼻祖，要当溯源寻声，以戒其滥。汉、魏、晋、宋苦于邈不相亲，则其流止初终，安能舍徐、庾、柳、吴，

被以陈、隋遗响之名，而弃冠毁冕，拔本塞源也哉？此之不察，则将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为雅，而适得郑之强悍；抑将以“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为雅，而适得郑之卞刻，乃至以“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为雅，而适得郑之狷诞矣！物必有所始，知始则知化，化而失其故，雅之所以郑也。梁、陈于古诗则失故而郑，于近体则始化而雅。孟浩然化之小变，大历十子化之大变也。高廷礼不此知之，以不正之声为正声。恶似是而非者，非高之恶而奚恶哉？

作为《唐诗评选》卷三五言律之第一首，船山在长达五百余字评语中，表明了自己对于诗歌本质和五言律诗发展历史及得失的认识，娓娓道来，不急不徐，全无累赘之嫌。船山对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野望》，丁仙芝《渡扬子江》，王维《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观猎》，王湾《江南意》等诗歌的点评，亦多达百字。

船山不仅继承了钟嵘“以平为贵”的思想，而且也极其尊崇“一字千金”的语言运用技巧和成功经验，四字评语甚为常见，如“乃有含吐”、“一气清和”、“其气自密”、“兴比超忽”、“兴比分明”、“宛然成章”、“神行非迹”、“曲折不显”、“浓亦不厌”、“收合不妄”、“乃不琐尾”、“动运英多”、“条宕风华”、“用事倣”、“风致不损”、“重句不累”、“意兴交到”、“光明远大”、“排撰自然”、“剪裁有力”、“情深文明”、“合写巧映”、“声情不恶”、“艳诗别调”、“一结初唐”、“居然俊物”、“牡丹佳唱”、“调笑入雅”、“轻俊不佻”；又有三字，如“佳句好”；亦多二字，“静好”、“顺茂”、“平好”、“轻安”、“亦平”、“不败”、“平善”、“不纤”、“如漆”、“平远”、“清微”、“有意”等，更或以一字道尽褒贬之意，如“平”、“腴”、“净”、“匀”、“纯”、“韵”、“警”等，颇具一字千钧之力，更似画龙点睛之笔。

王夫之虽历明清易代，但因参加抗清斗争未果导致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其诗学观念承继明代而来。但他又不盲目追慕前朝，而是针对有明诗坛创作及批评情况，静心思虑，大胆揭露直斥其积习余弊，将其思想熔铸在具体作品的具体评点之中。综观《唐诗评选》，可谓另辟蹊径，独具特色。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